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分类逻辑与差异化推进策略

■ 张润宇

(国家信息中心, 北京, 100045)

一、引言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举措,全面认识“乡村”是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起点与基本遵循。本文围绕“何以必要—何以展开—何以落地”的逻辑主线,以乡村的异质性资源禀赋为切入点,以乡村分类为中间变量,构建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分类模式。异质性情境下的乡村振兴策略应立足乡村差异化特色与目标定位,从数据要素、数字平台、数字服务、数字思维四个关键维度出发,提出乡村振兴的差异化策略。集聚提升类乡村应重点加深信息技术和农村生产生活的融合;城郊融合类村庄关键在于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数字一体化;特色保护类村庄核心是加强乡村本土特色文化的数字化开发;拆迁撤并类村庄应着重推进传统乡村民生事业智慧化变革。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站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交汇期,如何实现中国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激发乡村振兴的有效引擎和持续动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高质量贯彻落实,不仅关系到“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战略问题。不同乡村资源禀赋差异明显,其发展逻辑和行为方式具有较大的异质性。然而,在地方实践中“千村一面”“大拆大建”“供需失衡”现象明显,盲目复制与套用模式等问题依然突出,忽视了区域资源禀赋特征。乡村获取资源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差异明显,信息化水平和经济发展趋势各有异同,因此,乡村振兴应立足本区域乡村特色和资源异质性特征,分类、有序、错位推进乡村振兴尤为必要。

数字经济发展正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全新治理工具。数字经济促进乡村振兴不仅是城乡平衡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乡村异质化是乡村振兴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更好地识别乡村差异性,推动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

兴的分类精准治理,其不仅可以清晰回答“为谁而振兴”“振兴什么”等问题,而且为回应如何识别乡村振兴中“乡村”的内在要求提供了动力支撑。

基于此,本研究以异质化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出发点,立足于不同区域、地区乡村自然资源、区位、社会资源等资源禀赋的实际环境,探讨数字经济作用于不同类型乡村振兴的分类逻辑与内在机理,分析在数字经济赋能下乡村振兴的差异化推进策略,为构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策略选择新框架。

二、何以必要:资源禀赋异质化下乡村振兴的现实起点与目标导向

(一)学理起点:乡村振兴面临的客观现实

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与实施是要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以增强农民生产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受经济、政治、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乡村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乡村异质化程度明显。上海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16年第三次农业普查,自然村减少了3.6万个;江苏从2006到2016年的10年间,自然村减少了7.5万个。同时,从全国范围来看,大多乡村还伴有空心化、边缘化和老龄化的严峻问题。乡村整体弱化与高度异质化样态成为我国乡村空间结构的必然趋势与明显特征,这一事实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实施的客观现实。而科学有效回答乡村振兴的策略,应清晰认识到乡村振兴中“乡村”的定位。因此,乡村振兴的策略选择必须尊重客观事实,立足乡村的典型化事实,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作用,明确不同乡村的差异性,采取精准施策的治理路径。

(二)目标导向:乡村分类振兴的价值遵循

乡村是乡村振兴的发力点,明确不同类型乡村的定位与发展方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不同资源禀赋决定着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的不同发展路径,应综合考量异质性资源禀赋影响下的乡村振兴的策略选择。根据于水教授提出的异质

性资源禀赋,可以将资源禀赋分为经济资源禀赋、政治资源禀赋、文化资源禀赋、社会资源禀赋与生态资源禀赋。其中,经济资源禀赋包括乡村发展所需的经济基础、农业生产条件和市场条件等;政治资源禀赋包括乡村治理水平和共同体的凝聚力;文化资源禀赋包括乡村文化根基和文化风貌;社会资源禀赋包括乡村联系外部环境的能力;生态资源禀赋包括乡村所具有的自然环境,例如空气、水体、土壤、植被等资源。根据异质性资源的特征,有必要按照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结合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遵循聚集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与拆迁撤并的思路,将乡村明确分为聚集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拆迁撤并类村庄。

这四类村庄类型中,聚集提升类村庄人口结构稳定,经济资源与人文资源相对丰富,发展目标着眼于长远价值,具有乡村自身优势和特色文化,聚合文化、旅游和商业等多种资源,有开发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潜力。城郊融合类村庄的发展目标重点在于推动城乡产业融合、乡村基础公共设施与服务的互通互联与共建共享。特色保护类村庄发展目标主要以文化资源禀赋为核心,重点在于如何推动乡村特色文化推广与传承保护。搬迁撤并类村庄生态环境脆弱,缺乏独特资源禀赋和发展空间,公共设施建设成本高,这类村庄的建设目标重点是如何对传统乡村民生事业进行改造与创新。

三、何以展开:数字经济促进乡村振兴策略抉择的分类逻辑

(一)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契合性

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两者在发展目标与内在要求上高度契合,有着共同升级、共同促进的内在关系。数字经济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动力,乡村振兴为数字经济各业态与现代农村农业结合创造了新的场景空间。

首先,数字经济将数据要素嵌入乡村各行各业进行延伸与渗透,推动乡村产业的数字化与智能化,推动农业生产绿色化与集约化。

其次,数字经济通过平台赋能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不断融入乡村生活,通过数字赋能繁荣乡村文化和农民生活。

最后,数字经济将数字化思维嵌入农村政务服务,通过搭建全方位数字化应用场景,实现基层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同时,乡村振兴也为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延伸与深入提供了反向作用力。乡村振兴将进一步带动数字经济场景化应用,为推动数字经济向农村地区纵深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乡村地域系统是不同尺度行动者交互作用的结果,以“物质—非物质”“生产—生活—生态”“点—线—面—网”的多样化乡村空间组合,构成具有相互联系与跨边界、跨尺度交互的乡村空间。因此,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同属于人地统筹系统,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耦合,回应了乡村振兴如何在数字经济赋能下促进新空间、新模式的创新和涌现这一问题。

(二)数字经济促进乡村振兴策略抉择的分类模式

基于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内在关系的基础逻辑,在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系统下,亟需进一步解析数字经济如何驱动乡村空间从资源要素转向生产要素、科技创新与互通互联的耦合重塑。因此,不同资源禀赋决定着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的不同发展路径,综合考量异质性资源禀赋影响,形成数字经济促进乡村分类振兴的作用机理(见图1),以回答数字经济针对不同类型村庄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的“分类性”这一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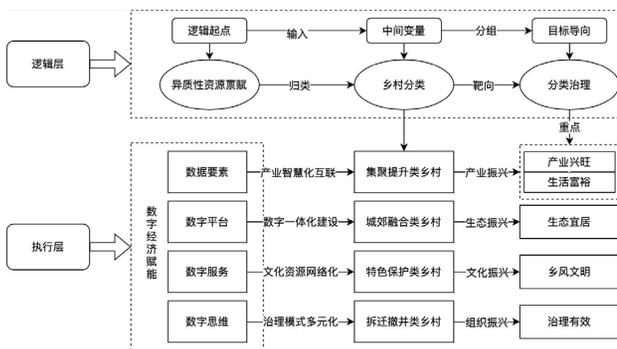


图1 数字经济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

在逻辑层方面,异质性资源禀赋是数字经济促进乡村振兴的逻辑起点。新发展阶段乡村的同质性强样态越来越趋向强异质性的空间转变。经济异质性是乡村整体异质性的突出表现,由于乡村的发展基础、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的创造性转化,乡村实现了工业、服务业等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产业的跨越式迈进,而大多数的乡村仍然以单一式发展模式为主。因此,明确不同乡村的发展阶段与类型,为数字经济瞄准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力点提供了依据。乡村分类是精准把握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中间变量,也是实现数字经济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

手。根据四类不同乡村类型的特色与需求,依托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明确不同需求下乡村振兴的关键目标。分类治理是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目标导向,立足乡村振兴的分类目标,有利于精准实现乡村振兴的策略选择。

在执行层方面,数字经济从数据要素、数据平台、数字服务与数字思维等维度出发,对不同乡村的产业、公共服务、治理模式进行赋能。对于集聚提升类村庄,重点通过数据要素赋能,推动信息节点与传统生产要素的协调配合,实现与实体经济的充分融合,建立第一、二、三产业间的融合机制,促进传统农业生产的智慧化和高效化发展。对于城郊融合类村庄,关键是通过数字平台赋能,推动城乡融合,依托数字一体化平台,深化信息技术在城乡的融合,构建生态共同体,生活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提供靶向服务。对于特色保护类村庄,通过数字经济赋能,重点实现乡村文化基因再生,推动乡村文化网络化与数字化,从而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承接。对于拆迁撤并类村庄,关键引入数字化思维实现乡村智慧服务的系统工程,提高乡村政务服务数字化服务与乡村治理水平,以助力乡村组织振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四、何以落地:数字经济促进乡村振兴的差异化推进策略

(一) 集聚提升类乡村:数字生产与融合驱动乡村产业振兴

集聚提升类村庄重点是根据乡村农业产业优势和发展基础,加深信息技术和农村生产生活的融合。因此,要拓展推进数据要素的流动边界,加快数据要素向农业等各产业领域的渗透。推动乡村产业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整合,突破传统乡村产业链断链、孤链的局限,为乡村产业数字化搭建共生耦合系统,促进农业与各产业要素市场的融合与协同发力,重塑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与业务模式,形成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新型农业电商模式,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与销售等一体化过程,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和村民生活富裕。

(二) 城郊融合类村庄:数字监测与反馈推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城郊融合类村庄重点是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数字一体化。一方面,要着力改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强互联网、5G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地区网络的覆盖面与稳定性;积极推动乡村基础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加强智能电网、

智慧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深入与拓展;促进乡村冷链物流、农业生产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升级改造,缩小城乡间的数字鸿沟。另一方面,推动数字化平台构建,打通“数字化采集—网络化传输—智能化计算”的数字链条,加强信息技术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中的运用,实现生态环境的动态跟踪和测评。

(三) 特色保护类村庄:数字服务创新与重构农耕文化生活

特色保护类村庄重点是通过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农耕文化,为现代信息技术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一方面,要加快乡村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加强对乡村故事和文化记忆的数字化保存,对极具特色的自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的记录。借助数字化产品和服务,通过“数字创意+产品”的模式激发文化元素,促进乡村文化资源的共享与传播,丰富乡村文化供给。另一方面,要完善乡村文旅产品的体系,通过数字技术加大对原有乡村风貌的创新力度,促进乡村旅游产品向创新化、体验化转型。推动数字化场景与乡村特色文化的纵横贯通,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手段丰富产业形态,推动乡村文化发展,将乡村艺术、文化创意与数字技术密切结合,打造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农业文化。

(四) 拆迁撤并类乡村:数字思维助力乡村民生事业治理有效

拆迁撤并类村庄重点是对传统乡村民生事业的智慧化变革,其本质是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实现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综合服务能力的提升。拆迁撤并类村庄重点围绕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养老、智慧电网等,让民生事业以更加智能的方式服务乡村。因此,就需要对拆迁撤并类村庄在技术层面、运作层面全面打造数字治理的生态系统。首先,在组织层面,应加强各行政部门数字资源的共享与整合,消除部门壁垒,强化业务合作,通过搭建信息数据平台,疏通信息流动的关口。其次,在技术层面,要整合信息收集技术、分析技术与共享技术,构建跨业务、跨部门、跨领域的协作平台,将电子政务、电子农业、电子服务深度融合。最后,在运行层面,应搭建数字生态系统的参与者与服务者间的信任关系,通过数字平台的监测和约束规则,规范主体行为,促进系统中参与者间的信息共享与传播。

【作者简介】张润宇(1990—),男,山东济南人,博士研究生,国家信息中心,研究方向为数字政府、数字经济。